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 · 日本方阵

多和田叶子

Tawada Yoko

三人关系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多和田叶子

Tawada Yoko

三人关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人关系/(日)多和田叶子著;于荣胜,翁家慧译.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许金龙主编)

ISBN 7-5059-3897-5

I. 三… II. ①多…②于…③翁… III. 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240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1-2001-3481号

Copyright(c) Yoko Tawada 199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Tawada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书 名	三人关系
作 者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译 者	(日)多和田叶子
出 版	于家胜 翁家慧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责任编辑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李珊利
印 刷	李寒江
开 本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字 数	850×1168 1/32
印 张	227千字
插 页	11.75
版 次	4页
印 数	200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1-8,000册
定 价	ISBN7-5059-3897-5/I·3012
	20.00元

作者简介

多和田叶子 (Tawada Yoko, 1960—) 的童年是在国立市一个集体住宅区度过的, 十二岁时便在一篇作文里明确表示长大后“想要成为嬉皮士或作家”, 高中时代积极参加文学同人杂志的活动, 1978年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俄罗斯文学专业不久, 便沿着西伯利亚铁道开始了她的第一次海外之旅。旅行中语言上的背离和不适应, 以及异质文化间的冲突和融和, 形成了她此后进行文学创作时的一个重要主题。

多和田的作品中, 将丈夫视为异类的主题多次出现。例如《狗女婿上门》将现实与荒诞交织在一起, 描述了一个经营私塾的女教师与一个由狗变成的来历不明的男人发生性关系的过程。

在谈到作者在作品中将丈夫描绘成墨鱼或狗等异类的创作背景时, 日本文艺评论家川村湊认为, “不仅在小说里, 我们在现实中也经常听到这样一种声音, 那就是: 较之于同样是人的配偶者和同居者, 与心爱的宠物生活在一起更为愉快, 更为轻松……”







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的构建者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许金龙 [日]原善

总序

今年年初,在日本纯文学期刊《昴》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当被问及日本的小说今后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时,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几乎不加思索地随即回答道:“不远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惟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仿佛要印证大江先生的这番预言一般,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日本的中青年女作家们接连发表了诸多新作,其中有柳美里的《魂》(2月)和《口红》(3月)、高树信子的《燃烧的塔》(2月)和《妖冶的风景》(4月)、小川洋子的《眼睑》(3月)、笙野赖子的《爱别外猫杂记》(3月)和《涩谷色浅川》(3月)、川上弘美的《先生的皮包》(6月)、山田咏美的《姬君》(6月)等等,在四月里,柳美里还因为《命》(2000年7月)而





获得杂志文化奖。当然,日本中青年女作家的这股“人气”并不是突然始于新世纪的这半年,我们将目光上溯至上世纪的下半叶,便可以发现目前这股“人气”只是发端于上世纪末期的女性文学热的延续和发展而已。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十年来日本中青年女作家获得芥川文学奖的情况——小川洋子以《妊娠日历》(1990)获得第104届芥川奖、多和田叶子以《狗女婿上门》(1992)获得第108届芥川奖、笙野赖子以《跨越时间的联合企业》(1994)获得第111届芥川奖、川上弘美以《踩蛇》(1996)获得第115届芥川奖、柳美里以《家庭电影》(1996)获得第116届芥川奖。细心的读者这时或许会发现,日本青年女作家们不仅在以芥川奖为主的各种纯文学奖项中占据显著位置,即便在获奖以后也是异常活跃,较之于获得各种新人文学奖后便再无声息的诸多青年男作家来,女作家们的表现可谓是“咄咄逼人”了。于是,人们对日本全国各地大小书店里专设的女作家专柜也就不会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出,没有大量而固定的热心读者的支持,这样的专柜是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一百多年前的日本文坛,就会发现充满叛逆精神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那时就写出了讴歌生命、充满热情的《乱发》,而同时代的女作家樋口一叶则在24岁因病去世前为后人留下了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比本领》。在更为久远的一千多年前的平安王朝时代,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同为宫廷女官的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分别写出了日本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第一次有意识地提出了大和民族的审



美特质——物哀和幽玄，千百年来哺育和滋润着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日本文艺评论家川村湊先生不久前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期间指出，在日本文学史上，女性文学存在着三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即前面提及的平安王朝，被称为双玉璧的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共同开创出了女性文学的辉煌期；第二个高潮期则是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代，由樋口一叶和与谢野晶子等女作家和女诗人一同形成了活跃期；而第三个高潮期就形成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正由包括本丛书所介绍的十位日本女作家在内的一大批中青年女作家不断推向新的高点。川村先生还认为，这三次女性文学高潮期在形成过程中，都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对本民族传统语言的变革。没有《长恨歌》等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将宫廷贵族老爷们使用的汉字改变成日语假名文字，很难想象平安时期能够出现《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这样的不朽之作。同样，不接受西方近代文艺思潮和文艺理念，不将文言体改变成言文一致的口语体，樋口一叶和与谢野晶子恐怕也不可能在刚刚开始近代化进程的明治时期留下《比本领》和《乱发》等传世之作。当然，现今的日本也处在一个“外来语非常多，观念在不停地变，社会也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而女作家们对于语言恰恰又很敏感，于是，“她们不但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语言的变化，还从这种新的语言的变化中产生出一种十分微妙的语言。这是男女之间的差异，也是日本女性文学繁荣的因素之一”。

不过，上述因素恐怕还不足以解释日本当代女性文



学如此“兴旺发达”的成因,更不会是日本年轻的女作家们今后得以创作出“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全部要素。为此,还是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文学座谈会上,大江先生给了我们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还需要有当代“女性所具有的真正的、强韧的革新精神。”而这种“真正的、强韧的革新精神”所面对的主要对象,便是被称之为封建传统文化之象征的家族制和家庭制,以及在家庭乃至社会各个领域占据中心甚或统治地位的男性原理了。上世纪最后一个年头的岁末,中国最优秀的日本文学学者叶渭渠先生在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围绕“日本杂种文化与现代化”而进行对话时,曾就中国的封建残余思想做了这样的归纳:“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封建残余思想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于官本位、等级森严、个人专权、血缘宗法现象……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而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此,加藤先生也就日本的现状尖锐地指出:“封建性虽然逐渐淡化,群众的盲从性也逐渐以缓慢的速度减少,但依然存在。所以,日本的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就是依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思想无所不在地存在于日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之中则更是没有例外。就其实质而言,传统的家族制和家庭制的核心之处即在于父权和夫权。作为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和日本女性的代言人,日本女作家们批判性地向这种让她们越来越难以适应的沿袭了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发起了挑战,进而尝试着对形成“神”、“国家”、“天皇





制”和“家族制”的封建传统文化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和反思。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日本女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来反映这种挑战、剖析和反思——日本当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津岛佑子借助《猬集着生物的家》和《梦的记录》等作品，力图否定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家庭模式，进而通过肯定女性的性和生育机能来探索女性的生命价值和存在形式，构建以女性为主体的新的家庭模式；当由血缘关系维系着的传统家庭制和家族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时，柳美里似乎在考虑用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来取代传统的家庭，尽管她的近作《命》和其续集《魂》中那个由不同血缘、不同姓氏和不同户籍的成员组合起来的家庭有悖于传统的家族制和家庭制，也有悖于日本现行的户籍制和相关民法；在《磁石》等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由成年女性和少女形成的“磁场”周围，吸附着细小铁屑般的成年男人，或许，这就是作者山田咏美意在将女性置于两性间中心位置的所谓“磁石”现象；在《大拇指P的修炼》等作品中，松浦理英子干脆从性爱关系中抽去肉体或生殖器的因素，以此向男性在性领域占据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进而试图颠覆“以性器结合为中心的性爱观”；或许也是出于对男性的不信任，多和田叶子笔下的丈夫则通常是一些诸如《狗女婿上门》和《失去脚后跟》中由狗变化而成的来路不明的男人和鱿鱼；出生于伊势地区的笙野赖子在《二百年忌辰》这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极尽辛辣嘲讽之能事，意在借助象征血缘关系的事法向沿袭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等等，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剖析和反思在客观上繁荣了日本当





代女性文学,也为在新的世纪里反对甚至消除封建残余思想起到或将起到具有深远意义的启蒙作用。

那么,这一波日本女性文学热又是始于何时呢?一般认为,中泽惠在十八岁时创作的《感受大海的时候》(1978)成为畅销书一事应该是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这部并不全是虚构的作品中,小作者直率地表现了女主人公——一个敏感的女高中生——在十八岁时感受到的性体验以及与母亲之间的感情纠葛,同时,还成功地描述了借助大海而感受到自己与母亲间的一种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引发的身体感觉。诸如此类通过挖掘日常生活中幻觉般的感受来执拗探究女性生理和心理的描述,给阅读界和评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当然,这部作品的走红以及日本女性文学随之呈现出的繁荣局面不可能只是一个偶然,日本国内外围绕妇女问题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和相关事件,或许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注解。——1975年11月,国际妇女年日本大会召开;同年12月,联合国宣布自1976年至1985年的十年间为“国际妇女的十年”,为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女性地位提供了契机;1986年,日本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95年9月,第四届国际女性会议在北京召开;1999年6月,日本实施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以此为背景,人们开始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来改善由性别造成的差异,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上由性骚扰引发的官司越来越多,批评界关于女权主义以及性学的批评也逐渐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在大学里,开设女性学课程的学校急剧增加,进而相继设立了女性学中心和性学研究所。前



面提及的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来的女性化倾向,其实正是对以上这些活动或关注的回应,真实地反映了女性要求改善自身境遇的积极诉求,并试图从占统治地位的男权的压迫下获得自由表现的机会和权利。作为男性原理的受害者和日本女性的代言人,女作家们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也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学表现水准,使得日本的女性文学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繁荣景象。早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日本男性社会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制度曾经遭到女作家们的猛烈进攻,因而现在已经不再像当年那般森严了,这就使得当代青年女作家们所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这个对立关系,而是更为广泛地关注诸如精神与身体、现实与幻想、日常与非日常等对立关系,在新的小说里追求表现的各种可能性。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江先生的预言——“不久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惟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

我们期待着大江先生寄以厚望的日本青年女作家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和感动。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当您阅读这些由中日两国最为活跃的女作家创作的作品时,可能会觉得即便存在着国别、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但作为同在亚洲的同时代人,其实我们面临着不少相同的问题。您也可能会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各位作家间的本质性差异,从而思索造成这些差异的成因究竟是所处环境使然还是作家的个性所致,进而加深对各位作家特质乃至两国文化本质的了解。我们诚挚地希望,由阅读引发的种种文学性思考能够成

为拓展和加深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契机。

最后,我们还希望您能记住并和我们一道感谢以下这些朋友,他(她)们曾为这套丛书的问世提供过无私和慷慨的帮助。他(她)们是: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缪丽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陈众议先生;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和黑井千次先生;中国学者叶渭渠先生和唐月梅女士;日本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和川村湊先生;日本学者千叶宣一先生、神谷忠孝先生、野坂幸弘先生;长年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矢野玲子女士。

2001年8月 于北京



目 录

总序 / 1

失去后脚跟 / 1

三人关系 / 45

狗女婿上门 / 101

面具 / 139

高德哈尔特铁路 / 185

无精卵 / 210

隅田川的皱纹人 / 300

多和田叶子的文学世界 / 350

多和田叶子创作年表 / 359

三人
关系



失去后脚跟

九点十七分到达的夜行列车正点抵达中央车站。我正要下车时,不知是因为车身歪了,还是站台歪了,弄了我一个踉跄,旅行包被甩到了前面,我趴在了旅行包上。背后有个男人喊了一声,也不知是在喊“不是我推的”,还是在喊“推你的不是我”。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肚子下面的旅行包里发出的鸡蛋的破碎声却使我感到些不安,打开旅行包一看,三个煮鸡蛋个个无事。可是包里除了鸡蛋,就只有换洗衣服和三本厚厚的笔记本,还有钢笔了。为什么会响呢?究竟是什么东西碎了呢?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刚才,我就像一个被扔到站台上的装着邮件的麻袋一样。现在我只好站起身来,掸掉沾在身上的污物,并且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尽管如此,那种变成邮件的感觉却总是挥之不去。我的面前是一块我从未见过的巨大的广告



牌。一个穿着补丁裤子的大汉，正在用与他身体很不相称的纤细的手指揭掉旧的广告纸。广告用的是一幅穿着蓝色紧身裤的女人的照片。当大汉揭掉那个女人的腹部时，下面露出了放鸡蛋的早餐用具和红茶壶的照片。在它的旁边，显现的是下面一层的鲸鱼的图画。大汉把容易揭的地方大致揭了下来。然后，从书包里取出折叠整齐的广告纸，用刷子把桶里的糨糊涂抹在广告牌的左下部，然后把纸贴在上面。随之，大汉又在它的旁边涂上糨糊，把纸展开贴上。就这样，他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继续贴着广告纸。从小我就养成了一种毛病，只要看到男人用灵巧的手做事，我就会被那灵巧的手指紧紧吸引，整个身体似乎都要被他的手势所吞食一样。就在此时，我的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恶狠狠的声音。从我身后走过的男人在说：“这种事情你藏也没有用，大家马上就会知道的。”我大吃一惊，觉得似乎是在说自己，赶紧向四周望了望。人潮在不断地涌动，我无法得知刚才的话是谁说的。车站的顶棚十分高，高得就像教堂一样。所有的声音都会很快反射到天花板上。许多声音在人们的头顶上交织起来，像翅膀展动的声音一样荡漾在空中。天花板似乎倾斜了，但是当我们的视线移到地面时，地面似乎也变得倾斜了。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踉跄步行。尽管如此，任何人都不看地面一眼，只是盯着前面的远方向前行进。我们再向上看，会发现车站是一个拱型的圆顶建筑，在里面看上去就像一扇巨大的肋排一样。它使我联想到鲸鱼的身体内部。在靠近屋顶的地方，有闪闪发光的东西在飞舞。不知道它们是蝴蝶，还是



小鸟,或者是由尘埃反射出的电光。往上看,我感到一阵眩晕。只好不再向上看,我打算盯着地面向前走。可是地面又是倾斜的,盯着它看,头也发晕。最后,我站在原地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旅行包,不敢动身。旅行包里的笔记本有棱有角,显得格外的大。过去,我充满了孩子式的空想,曾经在与这个笔记本完全一样的笔记本上,写过周游世界的故事。今天,笔记本是空空荡荡的,而我自己却来到了遥远的异国他乡。我好像成了自己小说的养女一般。在这个街镇里,没有一个人了解我,哪怕一点点任何的小事情。我就像一个死去的人,一个面如死人的人,一个刚刚出世的幼儿,谦虚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被这里的人领养了过来。刚刚摘下来的水果,在人们眼里确实有新鲜的感觉,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摘下来不久死去的水果,也就是说和新鲜的尸体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和这水果还是有些相似的地方。一个搬运工拎着两个箱子,迈着机械的步子,从我前面走过。列车时刻显示牌闪动了一下,露出了另一个街镇的名字。我慌忙离开了原地,就像不想看到那个街镇的名字似的。走出车站,我来到了这个街镇里。

从车站前的大街拐进旁边小路,人与车的海洋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皱着眉头的几个孩子坐在路上,正在用粉笔画着圆圈。看到我后,他们顿时全都笑了。几张掉了牙的嘴排列在我的面前,空气里漂浮着汗水和水果的甜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我停住了脚步,望着他们看了一会儿。我猛然回过头去,发现一个女孩蹲在我的后面,正要去摸我的脚后跟。我连忙抽出自己的脚,就像怕